驂鸞錄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驂鸞錄
作者：范成大　南宋

《驂鸞錄》一卷。宋·范成大撰。成大有《吳郡志》，已著錄。此乃乾道壬辰，成大自中書舍人出知静江府時，紀途中所見。其曰“驂鸞”者，取韓愈詩“遠勝登仙去，飛鸞不暇驂”語也。書末有云“若其風土之詳，則有《桂海虞衡志》焉”。考《虞衡志》作於自桂林移帥成都時，其初至粤時未有也。則此書，殆亦追加删潤而成者歟？中間序次頗古雅。其辨元結“浯溪中興頌”一條，排黄庭堅等之刻論，尤得詩人忠厚之旨。其載“仰山孚忠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司徒竹冊尚存，文稱寶大元年”。又稱“向得吳江村寺石幢所記，亦以寶大紀年，因疑錢氏有浙時，或曾用楊氏正朔。以此二物為證。”然考之於史，錢楊屢相攻擊，互有勝負，其勢殊不相下，斷無臣事淮南之理，而楊氏亦自有“武義、順義、乾貞、太和”年號，其吳越之“寶大”正當“順義四、五年”，亦不應有一國兩元之事。成大所見或出自後人偽造也。吳任臣作《十國春秋紀元表》，於此事不加辨証，殆由未檢此書與。

石湖居士，以乾道壬辰十二月七日，發吳郡，帥廣西，泊船姑蘇館。

十四日，出盤門，大風雨，不行，泊赤門灣。

十五日，發赤門，早飯松江。送客入臞庵。夜登垂虹，霜月滿江，船不忍發，送者亦忘歸，遂泊橋下。

十六日，發垂虹，宿震澤。前福州教授聞人阜民伯卿、賀州文學周震震亨皆來會余。去年北征感腹疾於滑州，且死復生，今惟皮骨粗存。比懷桂林之章，再上疏丐外祠，以老弗獲命，乃襆被行，則從。故人李嘉言“聖俞致一老成館客與偕”。聖俞舉震亨，故今日遠來。震亨舉業外，尤精“珞琭子、林開”諸書，試評余五行，則曰“吾知之舊矣，數語可决。公欲遄歸，以老抑未也。今南去三千里，安坐再朞。末年冬中，復西南行萬

里，亦朞乃歸，但此時某恐不及被公飲食教載之賜耳”。其言詭異，姑筆記之。

十七日，至湖州，泊碧瀾堂。

十八日，湖守薛季宣士隆開宴。方祈雪，蔬食而旦張樂。

十九日，將遊北山石林。薛守願同行，乘輕舟十餘里，登籃輿，小憩牛氏崴寒堂。自此入山，松桂深幽，絶無塵事。過大嶺，乃至石林，則棟宇已傾頹，西廊盡拆去，今畦菜矣。正堂無恙，亦有舊牀榻，在凝塵鼠壤中。堂正面下山之高峰，層巒空翠照衣袂，畧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尊。自堂西，過二小亭，佳石錯立道周。至西巖，石益奇且多。有小堂曰“承詔”。葉公自玉堂歸守先隴，經始之初，始有此堂，後以天官召還，受命於此，因以為志焉。其旁登高有羅漢巖，石狀怪詭，皆嵌空裝綴，巧過鐫劖。自西巖囘步至東巖，石之高壯　　砢。又過西巖小亭，亦頹矣。葉公好石，盡力剔山骨，森然發露若林，而開徑於石間。亦有得自他所，移徙置道傍以補闕空者。方公著書釋經於堂上，四方學士聞風仰之，如璇璣景星，語“石林所在，又如仙都道山，欲至不可得”。蓋棺未幾，而其家已不能有，委而棄之灌莽叢薄間，遊子相與徘徊，嘆息之不能去，或謂“此地離人太遠，岑蔚荒虚，非大官部曲衆多者，難久處”。又云“公没後，山鬼搶攘，暮夜與人錯行，婦子不能安室，故諸郎去之云”。出石林，飯旌善寺，葉氏墳祠也。霅川有兩玲瓏山。石林為大玲瓏。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，聞其尤勝石林，遂過之。小玲瓏，今屬沈氏。沈父死，二子幼，方檢校於官。此山，石色微黄而更奇古，一峰悉中空，洞穴十數，皆旁相通貫，故名玲瓏。有泉瀉壞磴中，窈如深谷。堂前小池，石如牛馬虺隤其中。池後山屏上洗出之石，襞積嵌巖，巧怪萬狀，缺罅清泉泓泓，叢桂覆其上。亭館既無人居，亦漸荒廢。霅川特無好事者，能捐厚貲買之沈氏，雖不得仙，亦足以豪矣。玲瓏山，杜牧之所遊即石林是，小玲瓏晚出而加勝。由沈家步登舟囘至城下，一跛後矣。

二十日，發湖州，十八里宿横山。横山雖小，乃截然溪上，蔽遮一川，若前無路者。相傳為霅川風水向背之要。

二十一日，發横山，宿德清縣。

二十二日，泊舟左顧亭，訪縣中知識數家。大抵倚山瞰溪，易得卜築之勝。前户部侍郎李公子至之居，甚輪奐。其兄，叅政之子，德甫者，居郭外，據一丘壑，曩崴嘗過

之，今其人亡室已虛矣。聞運使沈度公雅方考室，徃觀之，甚潔而庳堂之簷，手可接也。公雅素傳過庭所教，常有知止易足之説，意其規摹出此。左顧亭者，孔愉放龜處。亭前兩大枯木可千年。德清古物餘不知他。今孔侯墓、廟在焉。廟居墓前，與其夫人像，皆盤膝坐，蓋是几席未廢時所作。龜溪倚山而薪蒸貴，溪而不數得嘉魚，以其密邇行都，盡販以徃，風物已不逮曩年。出郊三里遊城山。頃歲赴太學試，道病暑，三宿晚對軒，題詩壁間。故在凡僧寺皆南向，此獨反北，故夏無凉風。聞自此過武康纔二十五里，道間有梅花村，以千萬計。客行有程不得住。午發德清，宿安溪。

二十三日，宿餘杭縣苕溪館。

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，皆泊於餘杭。乳母徐，自登舟病喘甚，氣息綿慼，若以登陸行，則速其絶，委之，恩義不可。過餘杭五日，計無所出。昨夕達曉不寐，徃來方寸中，此其勢必不可以遠行也，且政使嫡母有兼侍，而長子遠使，亦當就養他子，况乳保哉。張氏妹從其夫方宦臨安，又同乳于徐者，遂決意留之張氏。分路時，心目刲斷，世謂“生離不如死別”，信然。

二十八日，陸行發餘杭。與吳之兄弟妹姪及親戚遠送者別，皆曰“君今過嶺入厲土，何從數得安否問？此別是非常時比”。或曰“君縱歸恐染瘴，必老且病矣。亦有禦瘴藥否？”其言悲焉。泣且遮道，不肯令肩輿遂行。又新與老乳母作生死訣一段，悽愴。使文通復得夢筆作後賦，亦不能狀也。晚宿富陽縣廢寺中，即客館也。

二十九日，晚復登舟，大雪不可行。

三十日，發富陽。雪滿千山，江色沈碧，但小霽，風急寒甚，披使金時所作綿袍，戴氈帽，坐船頭，縱觀，不勝清絶。剡溪夜汎景物，未必過此。除夜行役、廟祭及鄉里節物盡廢。晚宿嚴州桐廬縣。

癸巳歲正月一日，己午間，至釣臺。率家人子登臺，講元正禮，謁三先生祠。登絶頂，掃雪坐平石上，諸山縞然，凍雲不開，境過清矣。臧獲亦貪殊景，皆忍寒犯滑來登。始予自紹興己卯歲，以新安户曹，沿檄來識釣臺，題詩壁間；後十年以括蒼假守被召，復至，自和二篇；及今又四年，蓋三過焉，復自和三篇。薄宦區區如此，豈惟愧羊裘公。見篙師灘子，慚顔亦厚。乃併刻數字於右廡柱間，而宿西口。

二日，午至嚴州，泊定州館。

三日，泊嚴州。渡江上浮橋，遊報恩寺。中有瀟洒軒，取吾家文正公“瀟洒桐廬郡”之句以名。浮橋之禁甚嚴，歙浦移排畢集橋下，要而重征之，商旅大困，有濡滯數月不得過者，余掾歙時頗知其事。休寧山中宜杉，土人稀作田，多以種杉為業。杉又易生之物，故取之難窮。出山時，價極賤，抵郡城已抽解不貲。比及嚴，則所征數十倍。嚴之官吏方曰“吾州無利，孔微歙杉，不為州矣”。觀此言，則商旅之病，何時而瘳。蓋一木出山或不直百錢，至浙江，乃賣兩千，皆重征與久客費使之。

四日、五日，皆泊嚴州。

六日，發嚴州，宿大羊。

七日，至婺州蘭溪縣，泊澄江館。此縣舊出名酒，漕司扼其坊，近年所釀寖不及昔時，大抵甘滯不快，聲稱減矣。

八日，泊蘭溪。

九日，大雨連日，小舟跧灣。病倦。又聞衢之龍游小路泥深溪漲，渡江不如陸，乃改陸行。取婺州路，晚至婺州，泊金華驛。

十日，泊婺州。

十一日，早飯馬海寺，世俗所用百忌，歷出此寺，宿湯■〈山屋〉。

十二日，早飯舍利寺，宿龍游縣龍丘驛。未至，有長橋，工料嚴飾他處所未見，前令陶定所作。自登陸來，所至，山有殘雪，村落無處無梅，客行匆匆，自無緣領畧，可嘆也。

十三日，至衢州。自婺至衢，皆磚街，無復泥塗之憂。異時，兩州各有一富人作姻家，欲便往來，共甃此路。

十四日，前吏部尚書汪公聖錫亦自玉山來，同赴郡中敷文閣待制張幾仲燈宴。是日，

乃立春。曉旛夜蛾，同集尊前，真良辰也。

十五日、十六日，謁公於超化寺之兩山閣，留飯，與前館職鄭升之公明偕。余與公明，同召試，同除正字校書郎。汪公時修國史館中。例序齒，公明長余十餘歲，復用故事遜公明。公明力辭，云“各已出館，正當叙官”。至逡巡，欲遯去，汪公拱立無言，余從容請之。公徐曰“應辰舊與凌季文尚書皆為正字。季文年長，上坐。比歲，僕以端明殿學士守平江，過湖，季文在焉，時為顯謨閣學士，同會郡中，僕亦用故事避之，季文不辭。”公明遂就坐，記于此，以補麟臺後志。季文，名景夏。

十七日，將發衢州，暫遊郡圃，登超鑒堂，前守施元之德初所作，甚得登眺之勝，但恨小，偏與木相直，若右徙數丈，盡對諸山，乃佳。夜行，宿招賢市。

十八日，過常山縣，宿蔣連市。

十九日，宿信州玉山縣玉山驛。

二十日，宿沙谿。自入常山至此，所在多喬木茂林，清溪白沙，浙西之所乏也。

二十一至二十三日，皆泊信州。自此復登舟。

二十四日，舟行，宿霍毛渡。

二十五日，過弋陽縣，宿漁浦。

二十六日，過貴溪縣，宿金沙渡。去縣數里有桃花臺。大壇，石色如桃花，旁入數里，有龜山。遠望一山特起，與他小山接如龜然。特起者，其首也。大抵自上饒溪行，南岸綿延皆低石山，童無草木，色赤似紫，或一石長數里不休，或有如盤如屏如几，及臥牛蹲蠆之狀者，不可勝計。石上平淨，可以攤曝麥禾。

二十七日，過饒州安仁縣。吏士自信州分路陸行者，適方渡水，取撫州路會余於南昌之宿港。

二十八日，至餘干縣。前都司趙彦端德莊新居在縣後山上，亦占勝。同過思賢寺，

清音堂下臨琵琶洲，一水灣環，循縣郭。中一洲，前尖長，後圓濶，如琵琶，故以清音名此堂。從昔為勝處，晁無咎書其榜，前賢題詩滿梁壁。琵琶洲一名鼈洲。野人相傳，“長沙當旱，占云『餘干新漲一洲，如鼈，遠食茲土』，潭人信之至，遣人來鑿洲，今有斷缺處”。又云“崴澇，洲不没。大甚，僅浸琵琶之項，後又謂『浮洲』”。餘干之名，見前《漢書》。縣有干越亭。

二十九日，宿鄒公溪。

閏月一日，宿鄔子口。鄔子者，鄱陽湖尾也。名為盜區，非便風張帆，及有船伴，不可過。大雪，泊舟龍王廟。

二日，雪甚風横，禱於龍神，午霽，發船鄔子。宿范家池。湖中稱某家池者，取魚處也，隨一家占為名。道中極荒寒，時有沙磧，蘆葦彌望，或報盜舟不遠，夜遣從卒爇船，傍葦叢作勢，以安衆。

三日，未至南昌二十里，泊。

四日，泛江至隆興府，泊南浦亭。

五日，登滕王閣，其故基甚侈，今但於城上作大堂耳。榷酤又借以賣酒，佩玉鳴鸞之罷久矣。其下江面極闊，雲濤浩然。西山相去既遠，遂不能一至。又登南昌樓江月臺，郡圃偪仄，無可觀。江西帥前，“右正言”龔實之，欲取王士元“三江五湖”之句以廳事，後堂為“襟帶堂”，余為書其榜，戲為識曰“襟者，金也。不三年，府公其腰黄乎？”

六日，遊東湖，謁孺子亭。又過其祠廟，轉至詠歸亭，東湖秀而野，旁多幽居，松桂蒙鬱。又過許真君觀，觀鐵柱，在東廡。一日枯池中有柱出地上，高三尺許，其端如槎牙，如枯枿怪石狀，不知其深幾何。相傳以為許君鎖怪孽於下，且以鎮此方云。漕使，前司業劉焞文潛之治所。園，池亭宏麗，大勝帥府。然二使者，乃共一圃。

七日，將發南浦，終日雨，諸司來集，遂留行。夜分大雪，作燃炬照江中，舞蝶塞空，亦奇賞也。

八日，泝清江，宿張家寨。

九日，宿市汊。緣岸居人，煙火相望，有樂郊氣象。

十日，宿上江。兩日來，帶江悉是橘林，翠樾照水，行終日不絶，林中竹籬瓦屋，不類村墟，疑皆得種橘之利，江陵千本，古比封君，此固不足怪也。

十一日，過豐城縣。小艤寶氣亭。聞舊縣去北尚四十里。劍池鄉張雷廟前有小池，云“掘劒處”也。又嘗徙治其南，名故縣。今三徙至此。沿江石堤，甚牢密如。錢塘不如是，即頹齧，不可保聚。宿木湖灘。

十二日，風駛盡帆力，舟如飛。宿臨江軍。初議詣宜春，出陸至此，則江道漸淺，大艘不可進，遂泊。夜，大風急雪，頃刻積盈尺，蓬窻搖蕩，震壓終夕，危坐以須其定。

十三日，登富壽堂。城西有富壽岡，盤繞郡治，以此為形勝，因以名堂。登清江臺，前眺江流，練練如横一帶。閣皁、玉笥諸山江外，殘雪未盡，縈青繚白，遠目增明。

十四日，將登陸。家屬已行，獨冒微雨遊薤林，及盤園。薤林，故户部侍郎向公伯恭所作，本負郭，平地。舊亦人家阡隴，故多古木修篁。廳事及薤林堂，皆為樾蔭所遍，森然以寒。宅傍入圃中，步步可觀梅臺，最有思致。叢植大梅中為小臺，四面有澀道，梅皆交枝覆之，蓋自梅洞中，躡級而登，則又下臨花頂，盡賞梅之致矣。企疏堂之側，海棠一徑列植，如槿籬，位置甚嘉，其他處所自有圖本行於世，不暇悉紀。没後，諸子復葺，牆後園池，搴芳諸亭，亦不草草，大率無水，僅有一汊入園作小池，及澗泉之類，所謂“虎文”者，亦不能詳攷。出薤林，對門又有荒園，甚廣，未及葺，中有古巖桂，大數圍，江鄉無雙者，伯恭欲為堂，亦不果。雨，終日，廉纖假籃輿，以板為底，上起四柱，籃缺其前，以垂足於空虚，有雨雪則以僧笠覆其上，兩夫荷之。盤園者，前湖南倅任詔子嚴所居，去薤林里許，其始酒家之後，有古梅盤結如蓋，可覆一畝，枝四垂，以木架之，如坐大酴釄下，子嚴以為天生尤物。未買得之時，薤林尚無恙，亦極歎賞，勸子嚴作凌雲閣以瞰之，迄今方能鳩工。梅後坡壠畃畃，子嚴悉進築焉。地廣過薤林，種植大盛，桂徑梅坡，極其繁蕪，但亦乏水，當窪下處作池，積雨水而已。周旋兩園，遂以抵暮，炳炬追及前，頓宿倒塔舖。始余得吳中石湖，遂習隱焉。未能經營如意也。翰林周公子充同其兄必達子上過之，題其壁曰“登臨之勝，甲於東南”。余愧駭曰“公言重，何乃輕許與如此？”子充曰“吾行四方，見園池多矣。始薤林、盤園，尚乏此天

趣，非甲而何？”子上從旁贊之。余非敢以石湖夸。憶子充之言，併記于此。噫！使予有伯恭之力，子嚴之才，又得閒數年，則石湖真當不在薤林、盤園下耶？！

十五日，過棲桐山，遊玉虛觀，擷仙茅作湯。舊記，晉有王長史居此地。許旌陽既仙，過其家，飛白茅數葉，與之曰“此茅備五味，服之度五世”。乃以其居為觀，入蕭史洞隱去。以餘茅植山後，道士間採得之，極芳辛，以煮湯飲，尤郁烈，徙植他所，無復香味，與凡茅等。余親驗之，疑自是一種香草也。觀中有飛茅殿、仙茅碑。南唐中書舍人江文蔚嘗為修觀、碑。大中祥符中，再修以純綠塗飾，至今色可摘也。魏國張忠獻公嘗宿此，夢與君談養生，有石刻志之。宿萬安驛。

十六日，宿新喻縣。

十七日，宿袁州分宜縣。

十八日，至袁州桂林帥。前大理寺卿李浩德遠先在此相候，欲講交承禮，為留三日。泊報恩光孝寺。

十九日、二十日、二十一日、二十二日，皆泊袁州。聞仰山之勝久矣。去城雖遠，今日特往遊之。二十五里，先至孚忠廟。棟宇之盛，與祠山張王廟相埒。祠兄弟二王。不血食，其神龍也。舊傳，二龍昔居仰山中，以其地施仰山祖師。遷居於此。江湖諸郡，皆春秋來祭，奉之甚嚴。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司徒竹冊尚存，文稱寶大元年。余向居鄉，得吳江村寺石幢所記，亦以寶大紀年，蓋錢氏有浙時，或曾用楊氏正朔。此二證為甚確也。二王靈跡，有感化錄一篇，著之甚詳，此畧之。桂林迓吏自言，梧州亦有此廟。問“何以然？”則曰“前帥中書舍人張安國赴鎮適湖南，賊李金方作亂，廣西岌岌，張過袁，禱於二王，如西廣不被兵，當於桂林為神立行廟”云。出廟三十里至仰山，緣山腹，喬松之磴甚危，嶺阪上皆禾田，層層而上至頂，名“梯田”。建寺之祖——仰山師者，事具《傳燈錄》中，號小釋迦。始入山求地，一獺前引，今有獺經橋。至谷中，即二龍所居，化為白衣遜其地焉。大仰之名，遂聞天下。二龍故蹟，有大池，上有顏淵亭，別有一泓，名“叔季泉”，酌以瀹茗。自小釋迦塔後，方竹滿山，取以為杖，為世所珍。登寺樓以望，四山各有佳峯。每峯如一蓮華之葉，如是數十峯，周遭遶寺，山中目其形勝為蓮華盆。晚出山，復入袁州。

二十四日，發袁州，宿宣風市。

二十五日，宿七里舖。自離宜春，連日大雨，道上淖泥之漿如油，不知何人治道，乃亂寘塊石，皆刓面堅滑，輿夫行泥中，則漿深汩没，行石上則不可著脚，跬步艱棘，不勝其勞。

二十六日，宿萍鄉縣，泊萍實驛。人以此地為楚王得萍實之地，然去大江遠，非是。

二十七日、二十八日，皆泊萍鄉。咽痛，緩程以求醫。

二十九日，發萍鄉，宿裏田驛。

三十日，宿潭州醴陵縣。數日行江西道中，林薄逼塞，蹊徑欹側，比登一小嶺，忽出山，豁然彌望，平蕪蒼然，別是一川陸，蓋已是湖南界矣。縣前，淥水橋下，小江本名漉水。比年新作橋，改今名。江色黛綠可愛，流而出於瀟湘。驛屋最雄勝，冠江湖間。縣出方響鐵工家，比屋琅然。其法，以崴久鐺鐵為勝，常以善價買之，甚破碎者，亦入用。

二月一日，宿山陽驛。夾道皆松木，甚茂。大抵，入湖湘，松身皆直如杉，江闕則栢亦峭直，葉如瓔珞。二物與吳中迥不同。吳中松多虬幹，栢則怪跼。

二日，宿儲州市。又當捨輿泝江。此地既為舟車更易之衝，客旅之所盤泊，故交易甚夥，敵壯縣。

三日，始泛湘江。自此六日，早莫行。倦則少休，不復問地名。湘江岸小山坡陀其來無窮，亦不間斷，又皆土山，畧無峯巒秀麗之意，但荒凉相屬耳。

七日，宿衡山縣。西望嶽，山岩巉半空，湘中山既皆岡阜迤邐，至嶽山，乃獨雄尊特起，若衆山遜其高寒者。

八日，入南嶽，半道憩食。夾路古松三十里，至嶽市，宿衡嶽寺。嶽市者，環皆市區，江浙川廣諸貨之所聚，生人所須皆有。既憧憧往來，則汙穢喧雜，盜賊亡命多隱其間，或期會結約於此，官置巡檢司焉。

九日，上謁南嶽廟。四阿各有角樓，兩廡土偶仗衛皆取，則帝所正殿獨一神座。監廟與禮直官日上香火，後殿乃與后並處。湖南馬氏所植古松滿庭，殿後東西北三廊壁畫，後宮武洞清所作。紹興二十五年，火發殿上，燒後廊，壁本不圮，官不時覆護，漸為風雨所壞。帥司亟遣衆工模搨，新廟成，用摸本更畫，雖不復武氏筆法，然位置意象，十存七八，自“宴樂、優戲、琴奕、圖書、弋釣、紉織”，下至“搗練、汲井”，凡宮中四時行樂作務，粲然畢陳，良工運思，苦心有如此者。朶殿又畫嬪御“上直、奩香、篝衣”之事，尤為精妍。廟吏常鐍後宮門，非命官盛服，毋得入。前廊及中門所畫“文武官班、旌旗戈甲”之屬，則常筆也。衡嶽寺在前西集賢峰下有善果尊者，鐵錫存焉。孟氏有蜀，特來施。此寺藏經，其簾褁，則蜀人户部侍郎歐陽彬所施，織文妙絶。勝業寺在廟前，登御書閣以望嶽，晚晴，衆山雲盡捲，石廩、紫蓋、岣嶁諸峰畢見，惟祝融在雲氣中。嶽廟正直紫蓋峰下一小山，曰“赤帝峰”。南臺寺在瑞應峰上，登山之最近者。勝業寺有隋栢盤踞於地，幾一畝，甚怪奇。柳子厚《般舟和尚碑》，子厚自書，亦有楷法。余病寒，不能風雨，未登山，遂還。

十日，行舟數里，即再見南嶽峰，崛敦可尊而仰。帶江别有小山一重，山民幽居點綴，上桃李花方發，望之如臨皋道中，盧仝詩“湘江兩岸花木深”，至此方有句中意。

十一日，早莫行湘中。

十二日，至衡州。

十三日、十四日，泊衡州。謁石鼓書院，實州治也。始諸郡未命教時，天下有書院四：徂徠、金山、岳麓、石鼓山，名也。州地行，岡隴將盡，忽山右一峯起，如大磯浸江中，蒸水自邵陽來，繞其左，瀟湘自桂零陵來，繞其右，而皆會於合江亭之前，併為一水，以東去。石鼓雄踞要會，大畧如春秋霸主號令諸侯勤王，蒸湘如兄弟國，奔命來會，稟命載書，乃同軌以朝宗，蓋其形勝如此。合江亭見韓文公詩。今名緣淨閣，亦取文公詩“绿淨不可唾”之句，退之貶潮陽時蓋，自此横絶。取路以入廣東，故衡陽之南，皆無詩焉。西廊外石磴緣山，謂之西溪，有窪尊及唐李吉甫、齊映諸人題刻。書院之前，有諸葛武侯新廟。家兄至先為常平使者時所立。

十五日，捨舟從陸，登回鴈峰——郡南一小山也。世傳陽鳥不過衡山，至此而回，然聞桂林尚有鴈聲。又云“此峰預南嶽七十二峰之數”，然相去已遠矣。小憩花藥寺。又行二十里，宿。

十六日、十七日，行衡永間，路中皆小丘阜，道徑粗惡，非堅墝即亂石砌處。又泥淖，雖好晴旬餘，猶未乾，跬步防躓，吏卒呻吟相聞。大抵湘中率不治道。又，逆旅漿家皆不設圊溷，行客苦之。自吳至桂三千里，除水行外，餘舟車所通，皆夷坦，無大山，惟此有黃罷嶺，極高峻，回複半日方度，與括之馮公，歙之五嶺相若。宿大營。

十八日，宿永州祁陽縣，始有夷途，役夫至相賀。新出一種板襞疊，數重。每重青白異色，因加人工，為山水雲氣之屏，市賈甚多。

十九日，發祁陽里，渡浯溪。浯溪者，近山石磵也。噴薄有聲，流出江中，上有浯溪橋，臨江石崖數壁，纔高尋丈，《中興頌》在最大一壁碑之上，餘石無幾，所謂“石崖天齊”者，説者謂或是天然整齊之義。碑傍巖石，皆唐以來名士題名，無間隙。外有小丘曰“峿臺”、小亭曰“唐亭”與溪而三是為“三吾”，皆元子之撰也。別有一臺，祠次山與顔魯公。橋上僧舍即漫郎宅，黄魯直書其榜曰“浯溪禪寺”。又，書“法堂”，字皆崎側，不用工。又有陶定書“中宫寺榜”。寺既不葺，諸榜皆委棄壁下。竊計，次山卜隱時，偶見江濱有此叢石，流泉帶之，遂定居，景物不出數畝，湘流至崖下尤沈碧，助成勝致焉。打碑賣者，一民家自言為次山後，擅其利。過浯溪，皆荒山，岡阪複重。宿東青驛。始余讀《中興頌》，又聞諸搢紳先生之論，以為元子之文，有春秋法，謂如“天子幸蜀、太子即位於靈武”。書法甚嚴，又如古者。“盛德大業，必見于歌頌。若今歌頌大業，非老於文學，其誰宜為”，則不及盛德，又如“二聖重歡”之語，皆微詞見意。夫元子之文，固不為無微意矣。而後來，各人貪作議論，復從旁發明呈露之。魯直詩至謂“撫軍監國太子事，何乃趣取大物為”。又云“臣結春秋二三策，臣甫杜鵑再拜詩。安知臣忠痛至骨，後世但賞瓊琚詞”。魯直既倡此論，繼作者靡然從之，不復問“歌頌中興”，但以詆罵肅宗為談柄。至張安國極矣，曰“樓前下馬作奇祟，中興之功不當罪”，豈有臣子方頌中興而傍人，遽暴其君之罪，於體安乎？夫頌者，美盛德之形，容以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別無他意，非若風雅之有變也。商周，魯三詩可以概見。今元子乃以筆削之法寓之，聲詩婉詞，含譏蓋之而章，使真有意邪？固已非是。諸公譟其傍又如此，則中興之碑，乃一罪案，何頌之有？觀魯直“二三策”與“痛至骨”之語，則誠謂元子有譏焉。余以為非是。善惡自有史冊，歌頌之體，不當含譏。譬如上壽父母之前，捧觴善頌而已。若父母有闕遺，非奉觴時可及。磨崖頌大業，豈非奉觴時邪？元子既不能無悞而諸人又從傍詆訶之不恕。何異執兵以詬人之父母於其子孫為壽之時者乎？烏得為事體之正？余不佞，題五十六字於溪上，殆欲正君臣父子之大綱與。夫頌詩，形容之本旨，亦不暇為元子及諸詞人地也。詩既出，零陵人大以為妄，謂余不合點破渠鄉

曲古蹟。有閩人施一靈者，通判州事，助之譟，獨教授王阮南卿是余言。則併指南卿，以為黨云。

二十日，行羣山間。時有青石如雕鏤者，叢臥道傍，蓋入零陵界焉。晚宿永州泊光華館。郡治在山坡上，山骨多奇石，登新堂及萬石亭，皆柳子厚之舊。新堂之後，羣石滿地，或臥或立，沼水浸碧，荷亂生石間。萬石堂在高坡，乃無一石，恐非其故處。然前望衆山，囘合如海，登覽甚富。子城脚有蒼石崖，圍一小亭。又有瀟湘樓，下臨瀟水，不葺。

二十二日，渡瀟水。即至愚溪，亦一澗泉，瀉出江中。官路循溪而上，碧流淙潺，石瀨淺澀，不可杭。春漲時或可，所謂舟行若窮，忽又無際者，必是汎一葉舟耳。溪上愚亭，以祠子厚。路傍有鈷鉧潭。鈷鉧，熨斗也。潭狀似之，其地如大小石渠、石磵之類，詢之皆蕪没篁竹中，無能的知其處者。

二十三日，行山間，宿深溪。桂之門，接牙隊例至於此。

二十四日，宿全州，泊至湘館。

二十五日，入湘山寺。有無量壽佛塔，塔中祖僧之像，號稱真身。有所著書十餘卷，土人奉之惟謹，亦多靈響之説。出山，遵湘水崖壁行，石磴上清流如箭，境清而麗。佳處名“盤石山”，有泉自洞罅中噴出當道，名“玉髓泉”。

二十六日，入桂林界。有大華表跨官道，榜曰“廣南西路”。家人子舉頭驚咤，以為何為至此也。然自湖南，盡處赤土小山，綿延無已，至湘，山雖佳然，村落蹊，隧猶嫌狹，少夷坦。甫入桂林界，平野豁開，兩傍各數里，石峯森峭，羅列左右，如排衙，引而南。同行皆動心駭目，相與指似夸歎。又謂來遊之晚。夾道高楓古柳，道塗大逵，如安肅故疆，及燕山外城都會。所有自不凡也。泊大通驛。道上時見鮮血之點凝漬，可惡。意謂“刲羊豕者，舁過所滴”，然亦怪何其多也。忽悟此必食檳榔者所唾。徐究之果然。

二十七日，眨經畧安撫使印，自此趨府，二十七里，至安興縣，十七里，入嚴關兩山之間，僅容車馬，所以限嶺南北。相傳，過關即少雪有瘴。二十三里，過秦城。秦築五嶺之戍，疑此地是。

二十八日，至滑石舖，嶺中有龍思泉，又曰碧玊泉。小亭對之，張安國題詩曰“煩君淨洗南來眼，從此山川勝北州”。即知桂林巖壑必稱所聞矣。二十二里至靈川縣，秦史祿所穿靈渠在焉。縣以此名。六十里至八桂堂，桂林北城外之別圃也。未至八桂二三里間，有小坡横道，高丈餘，上有石碑曰“桂嶺”。其實非也。桂嶺，聞在賀州，名“始安嶺”。彼州又有桂嶺縣。今桂林所治乃零陵地，舊屬荆州。比自中原來南者，久不行賀州嶺路，但取道於此，故事帥守監司，過嶺即有任子恩。纔越此坡，小即沾賞。前帥吕源者，立碑坡下。數年盡朘賞典而碑猶存。泊八桂堂十日。

三月十日，入城交府事。郡治前後萬峰環列，與天無際。按桂林自唐以来，山川以奇秀稱，韓文公雖不到，然在潮乃熟聞之，故詩有“參天帶水，翠羽黄甘”之語，末句乃曰“遠勝登仙去，飛鸞不暇驂”，蓋歆艷之如此，故余行紀以“驂鸞”名之，若其風土之詳，則有《桂海虞衡志》焉。